

# 走进老人 心灵的深处



014034333

# 走进老人 心灵的深处



I251  
615

谢文纬  
著



北航

C1722388

I 251 / 615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老人心灵的深处 / 谢文纬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60-7300-4

I. ①走… II. ①谢…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4856 号

走进老人心灵的深处

(ZOUJIN LAOREN XINLING DE SHENCHU )

作 者: 谢文纬

责任编辑: 姬利 谢玥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5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300-4

定 价: 30.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 目 录

## 第一章

父亲没有读到我为他写的文章，没有读到我们为他出的书，这曾经是我的遗憾，但这遗憾在母亲那里得到挽回。我深深体会到母亲能亲自读到儿子为她写的文字是怎样的快乐！母亲能亲手抚摸这本留下她人生轨迹的书是何等的爱恋和痴迷！

001

---

## 第二章

按老百姓的话说，阿尔兹海默氏症就是“老年痴呆症”，分“文痴”和“武痴”。“文痴”表现为情感迟钝，对人淡漠，抑郁而自扰，患者如果能常得到家人的帮助、关心和陪伴即可稳定病情；而“武痴”表现为情绪焦虑，脾气暴躁，吵闹不休等，常会构成对家中最亲近人的身心伤害。

012

---

## 第三章

如果按我的方案行事，我知道自己将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此时已顾不得太多了，因为我做医生的原则是：一切以病人最好的治疗结果考虑，一切以岳父最大的利益考虑。

018

---

## 第四章

岳父身患绝症，我一定要用我的智慧，用我长期积淀的医学经验，拼尽全力救治他！救治这样一位善良和正直的长辈！

---

027

## 第五章

岳父在结识许多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同时，也认识了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于是岳父就跟着他们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日寇汉奸作斗争。岳父就这样参加了革命，最后成为共产党人。

---

037

## 第六章

杨孟亮是我内弟的岳父，我则叫他杨伯伯。当时我的岳父已经在上海东正教堂夜校学习俄文，杨伯伯也想学，岳父就带他去，从此他们就成了肝胆相照的知己。

---

044

## 第七章

我和夫人商量着，应当怎样让二老自愿地住进老人公寓呢？夫人失眠了一宿，也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

053

---

## 第八章

岳母内心最大的“心结”是什么？在她的一生中，是否受过心理创伤？是否有过巨大的冤屈？使她一直带着不快生活，而到了晚年，这不快的积累变成了痛楚，使阿尔兹海默氏症早早侵扰了她。

062

---

## 第九章

保育院的出现，对于生活在日本沦陷区，像岳母那样的苦孩子来说，是无尽黑暗中的一线曙光，但如何从敌占区，冲破层层封锁线，行几百里路，才能到达国统区的保育院呢？可想而知，对于大人来说，这都是十分冒险的事情，何况那时岳母只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还要带着弟弟、妹妹，在没有家人的陪同下，独自前行。

067

---

## 第十章

岳母唱着歌，高兴地笑着。这是岳母几年来很久没有过的灿烂笑容。我感到写这本书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那就是首先要让岳母能恢复很久未有的笑，而这一次是她真正发自内心的笑。

---

076

## 第十一章

岳母的名字李雅卿首次登在报纸上，为杭州人所知晓。

---

081

## 第十二章

岳母的故事讲得越来越动听，她在贫困的生活中求学，一步一步地成长，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她的意志，在与困难的斗争中练就了她坚强的个性。

---

086

### 第十三章

岳母作为 Y·F 的成员，在学生运动中总是冲在前头，从她所保留的八张照片中可以想象，岳母即使不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也是相当积极的分子，因为在这个运动期间，她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1096

---

### 第十四章

岳母被抓进监狱后，立刻震动了浙江大学，这是继“于子三事件”后的又一政治事件。整个事件的过程都记录在《竺可桢日记》中。

1104

---

### 第十五章

更使岳母感动的是，就在 10 月 19 日当天，竺可桢校长给她亲笔写了一封信，通过同乡探监时将信带给她。出狱时此信就带在岳母的身上，一直保存至今。

1113

---



## 第十六章

1949年1月27日对岳母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是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岳母出狱，重获自由。而这一天，对我来说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

128

---

## 第十七章

延安路195号（原延龄路25号悦来商店），杭州临解放时李作尧先生曾以此店为铺保，救出杭州第一监狱四十多名“政治犯”。

136

---

## 第十八章

岳母在慈溪的山区打了半年游击，重新加入共产党，这个时候全国解放了，在她面前立刻展现出前程似锦的未来，那是岳母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时刻。人民大学俄文系实验班张开臂膀欢迎这位从游击区走来的女共产党员。

158

---

## 第十九章

正与岳母谈恋爱的岳父了解到她的冤屈后，依然和岳母结为伉俪。岳父要用他的智慧保护这个才女，使她继续发出金子般的光芒；他要用自己的善良分担她的冤枉，排解她的屈辱；他要用自己的一生呵护她，让她有个相对幸福的家。

---

174

## 第二十章

岳父岳母是世界上那种最善良、最富同情心的人，他们想不到许良英如今到了这样悲惨的境地。他们开始同情许良英了，并不因许良英曾经把岳母几乎置于死地而对这封信置之不理。这是岳父岳母对几乎处于生活绝境的许良英所做的一件以德报怨之事。

---

182

## 第二十一章

岳母将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冤屈全盘托出后，我发现她的心境较前好多了，她已很少发脾气，虽然还常常忘事，但脸上时时露出灿烂的笑容，因为她的“心结”已经被解开，她对生活又重新品尝出滋味。

190

---

## 尾 声

当人类医学对阿尔兹海默氏症尚无突破时，我们不妨试用中医、食疗、身体锻炼和心理治疗。我以自己的体验写下这本书，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便是这本书的题目，那就是请天下的儿女们共同走进老人心灵的深处。

200

---

## 第一章

父亲没有读到我为他写的文章，没有读到我们为他出的书，这曾经是我的遗憾，但这遗憾在母亲那里得到挽回。我深深体会到母亲能亲自读到儿子为她写的文字是怎样的快乐！母亲能亲手抚摸这本留下她人生轨迹的书是何等的爱恋和痴迷！

我愈来愈关注老人，大概是由于自己已经迈入老年。自60岁后，我如果乘坐公交车，便常常有人起身为我让座；在我熟悉的人中，常有人以“老中医”来替代对我先前的各种称呼；倘若坐在医院的诊室里，有些前来求医的人便会叫我“谢老”。我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人，真的算是老人了吗？

如果按照我国对老年人的年龄划分，我似乎真的该算是老人了。因为在中国，49~59岁被划为成年晚期，或称中老年人；60~79岁为老年期，称为老年人；80~89岁为高龄期，称高龄老人；90岁以上为长寿期，称长寿老人。然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人年龄的划分，我似乎还不算老人，应该是壮年人。因为在国际上，44岁以下被划为青年人；45~59岁为中年人；60~74岁为壮年人；75岁以上为老年人；90岁以上为高龄老人。

我想还是按国际标准把我当作壮年人更为合理。因为我的上辈还有三位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是我的母亲93岁、岳父89岁、岳母85岁。今日中国，上辈还有几位老人健在，或许对子

女来说是一种幸运和荣耀，当然为了尽孝道，也必然多了几份责任，特别是在他们越来越年迈、身患重病以及精神上出现偏差、感到孤独的时候，需要我们经常陪伴在身边。

年过60，我依然忙碌在医疗一线上，这或许是由于职业特点所决定的。中医需要依靠不断积累经验，才能获取事业上最后的成功。中医越老越珍贵，所以当中医大夫到了我这把年纪，似乎刚刚进入黄金时期，加之我在癌症的治疗上有所建树，常常有外地和国外的病人前来求诊，在临床上有时会应接不暇。尽管如此，忙里偷闲，每周我必定会带着夫人驱车几十公里，去看望我的母亲两次，看我的岳父岳母一两次。我们牵挂着比我们还要老的长辈们，关心着他们的身体，也关心着他们的精神、情绪和生活状况，因为我们感到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会越来越少，所以就愈发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我的父亲离世已有七年，享年89岁，也算作“仙逝”。在他走的第一个月里，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同时也勾起了对他无尽的回忆和怀念。父亲处事极为低调，甚至可以说一生是在“夹着尾巴做人”，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知识分子，平淡得几乎没有光芒。然而他一生中曾经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是鲜为人知的；他知识渊博，谈古论今几乎无所不晓，听他讲话是享受，我曾多次因聆听他分析国际大事而入迷。我不能轻易让他把这些回忆都带走，我必须把父亲人生中的精彩之处记录下来，于是在这一个月中，我写下了一篇长文《我的父亲谢曜》。后来我又发动全家、亲戚、朋友为父亲写了更多的悼文和回忆、纪念文章。一年后，我与夫人一起努力，终于为父亲出了一本书《永远的怀念——谢曜纪念文集》。

不久，我的那篇文章被转载在《作家文摘》上，全国便有更多的读者知晓了我的父亲，这使我的内心感到了某种宽慰。扫墓

时，我将那本书放在父亲的碑前，我是多么希望父亲能亲自读一读啊！这本书后来交给了北京天寿陵园，被陈列在生命教育馆的玻璃柜中，连同他昔日用过的烟斗、烟灰缸和一本小小的英文字典。我和夫人又为父亲精心制作了一个视频，将父亲一生中的多个亮点展现在前来祭悼的人们和被组织来接受教育的中小學生面前。父亲的视频一年 365 天在天寿陵园不停地播放，他的大幅照片和介绍材料被悬挂在生命教育馆的墙壁上，这使我的内心感到了更多的宽慰。每年“十一”黄金周，正值父亲的祭日，我和夫人都带着女儿为父亲扫墓，我们每次会拍很多照片带回来给坐在轮椅上的母亲看，母亲便欣慰和幽默地说：“没想到你爸爸走了以后，竟然在天寿陵园大出风头！”



天寿陵园陈列着纪念父亲谢曜的书和他的遗物

父亲离世后自己所做的一切虽能聊以自慰，但我依然感到遗憾和不足，因为父亲曾经是那样喜欢读书，他对文章的评论和分析不仅犀利透彻，而且总有独到见解，他对文字的鉴赏水平极高。我多么希望父亲能亲自读一读我描写他的文章，了解一下父亲在儿子心中的形象是怎样的，我又是多么渴望能再次聆听父亲

对我的文章进行点评啊！

记得小时候，我的作文并不好，加上字写得七扭八歪，作文常常只能得3分，偶尔得一次4分，便会感到喜出望外。但我的数学常常能获得满分，于是自小父亲便从理工方面对我进行培养，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就让我参加了少年之家的无线电小组。父亲的一个老同学是邮电部的高级工程师，常来我家作客，我叫他顾伯伯。那时家里有一架解放前留下来的落地电唱机，一次可放6张唱片，父亲经常一连数小时乐此不疲地听古典音乐。遇到电唱机出毛病，他便会请顾伯伯来修，然后让我在一旁当助手，并叮嘱我细心观察顾伯伯的每一个动作，显然他是希望我从小能耳濡目染，将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然而“文化大革命”断了我的大学梦，也断了我要做无线电工程师的路，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我去了内蒙古，在与马为伍的七年生活中，我成为一名兽医，这使我和知识始终没有脱了干系。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也就是那个著名的1977年，我考上了北京中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从此，我成为了一名职业医生。毕业后，我在京城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科正式行医，虽然一出道就门庭若市，但我也就干了一年半，便被一股不可阻挡的“出国热”卷到了美国。

在美国，我做过医学研究，也在医学院讲习过中医，还当过一天的油漆匠。四年后，因为签证的原因，我又回到了中国。那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经济尚不发达，我从美国挣回的几万美元还足能养活自己几年，一时在国内找不到位置，我就心安理得地闲在家里，于是便有了思考的时间。想到自己十多年前从内蒙古“病退”回京，在家等待街道分配工作时，也是这般情景。这不仅使我想起在内蒙古“土插队”时许多养马骑马的故事，也联想到在美国“洋插队”时学车开车的经历，这样就有了

写作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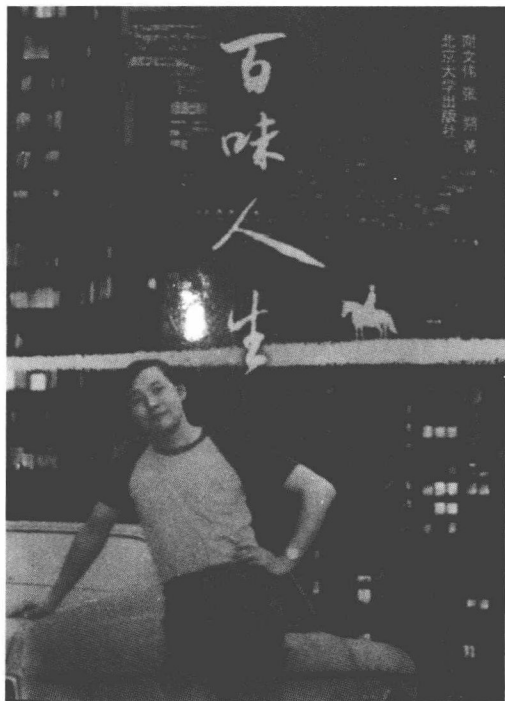
写作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儿子突然被诊断为脑癌，接下来便是接受没有希望的治疗，最后儿子病故，我的精神近乎崩溃。直到一位美丽的女儿降临，才把我从坎坷、苦涩的生活中救出。在我的元气刚刚恢复，稍稍有了活力时，一位《中国中医药报》环球版的编辑主动找上门向我约稿，希望我能用漫笔的方式写一写美国的中医中药，于是我将自己在美国试图推广中医的经历写成了《一个中医在美国》的连载文章。只记得那时编辑不断打来催稿的电话，同时传达着读者极好的反响，我则像挤牙膏似的一篇一篇写着，报纸竟陆陆续续地登了一年。

儿子有了成绩，最先希望让父亲知道，自然我会把报纸带给父亲看。终于有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跟前，他是很少当面表扬人的，而这次有些破例。他说从我的文笔中看到了我的文学潜质，虽然还不成熟，但要朝这方面发展，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你有，你要用，否则就可惜了！所以你不仅仅要行医，也该在文字工作上另辟一条路。你可以找找我的老朋友冯亦代先生。”

冯亦代先生要比父亲大几岁，因此我叫他冯伯伯，他曾是我家的常客，并且在我刚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时就为我介绍过对象，只是因为我那时从农村回到大城市有些蒙，一时还没缓过神来，结果由于我的木讷使好事没有成功。我去找冯伯伯的时候，他刚刚和黄宗英完婚，住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寓所里。当时黄阿姨从西藏回来，因为高原反应而大病一场，冯伯伯正在为她寻找中医，所以我便义不容辞地成为了黄阿姨的家庭医生。当时我家住在马甸，离北太平庄只有两站路，因此每过几天，我就会登门给黄阿姨调一次药方，能够给名人看病，对当时只有40多岁的我来说或许是一种荣耀。



在我的调治下，黄阿姨的病终于有了好转，面色变得红润，身体开始恢复。有一天，我为她把好脉，开好药，便随手从我的书包中拿出一叠厚厚的稿子，其中有从《中国中医药报》剪裁下来的30篇《一个中医在美国》的连载文章及手写体的《马与汽车》和《坎涩》两篇长文。《马与汽车》写的是我在内蒙古“土插队”时养马的诸多故事以及在美国“洋插队”时开汽车的趣事。《坎涩》写的是自己本不愿公开的经历，我写了儿子发病、治病和故去的全过程，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记得当我写得很投入时，巨大的哀痛常常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人多不愿回顾悲哀的往事，有几次我因心情坏到极点而想搁笔，但最终还是坚持将文章写完。说实话，有的章节，我是用眼泪伴着写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百味人生》